

法國新總理墨維爾

李少唐

法國亂潮，由洶湧而降為逡巡而下，雖然距離安定的途程尚遠，但至少已避免了一次幾乎陷全局於崩潰的危難。大部分選民在這次選舉中所表現的態度，說明了法蘭西仍然需要戴高樂的領導，而於今已七七高齡的戴高樂總統，亦仍能挾民心之歸向自壯，大有乘勝追擊鼓勇直前的決心與魄力，其雄心大志固不稍減於當年。所不同的，只是由於時勢變遷，一手憲法一手聖經的良辰美景當不復可見，而且，經過這次「革命」的洗禮，從許多方面看來，法國政府的聲望和解決事件的能力也已嚴重地受到損害，戴高樂今後似乎必須出之較為審慎而易於為人民所接受的方式以施展其抱負。在這種外在條件的要求和限制之下，墨維爾之應時而出拜命組閣，無疑可視為戴高樂晉入其政權第三期之始所拋出的第一枚棋子——

外長·財長·總理

從十年前戴高樂東山再起之後，一直受命掌理外交的墨維爾，此番在短短四十天內，從外長調遷財長，隨又出人意外地立被提升為總理，這一連串不平凡的際遇，不但使他成為法國任期最長的外交部長和任期最短的財政部長，而事情發生在此時此際，尤適足顯示戴高樂對其畀倚之深與寵信之專。

現年六十一歲的墨維爾，係於一九五八年六月由駐西德大使內調為外交部長。當時墨維爾這項任命，不但是近四十年來法國政壇上從職業外交

官轉任外交行政首長的第一人，同時（詳後）所累積之經驗，秉承戴高樂意旨，恪守「提高法國國際地位」的原則，助長了戴高樂在國際上翻雲覆雨，六張王牌人物之一。在此以前，由於法國第四共和期間，政治詭譎多變，內閣頻頻更易，這項決定外交政策的職位每為才具平庸、識度淺窄的政客伺機把持，此所以自二次大戰以後法國始終不見有出色的外交。故夙以幹練、凝重聞名的墨維爾之被羅致入閣，的確是能够新人耳目的人事安排。

墨維爾在外長職位上十年負重，其任期之久，在法國歷史上僅路易十六時代的維吉尼斯差堪比擬。長時以來，墨維爾以其過去担任外交使節（協助法國渡過困境。所以，當時一般觀察家均認為墨維爾在財長任上將會解除之前，不致再行更迭。初未料及戴高樂不旋踵即再度賦予新命，着其取代勒勞卓著的龐畢度。

戴高樂·龐畢度·

墨維爾

回溯既往廿餘年來，不論於公於私，前總理龐畢度始終可稱為戴高樂最親密的朋友、最忠誠的顧問、和最得力的佐臣，縱不論其在過去六年總理任內任勞任怨輔弼扶持的功業勞績，僅就應付今年五、六月間法國學工潮的經過而言，若非龐畢度臨危不亂、指揮若定，恰當其時、恰如其分地



排難解紛、妥事籌措，法國大局勢必被視為戴高樂政策最有效率的執行人。出生於法國北部黑姆茲地方的一個顯赫的新教家庭。其本人天資聰慧，讀一九五〇年並兼充法國出席聯合國代前為更嚴重，戴高樂本人對此亦備極稱許，並特別強調「我不會更換總理，該放棄意見」，恭順之情，溢於言表，衛。

龐畢度的價值，他的堅決，他的才幹，值得大家的欽佩」。詎料戴高樂言猶在耳，而龐畢度竟在聲望達於巔峯之際忽傳被黜，其下場一如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有功的前總理戴布瑞，而墨維爾輝煌的表現和忠心的輔弼之下，其離奇、尷尬則猶有過之，但究諸戴高樂一貫剛愎自用的作風，此中原因亦可思之過半。

有人說，如果龐畢度是戴高樂的影子，則墨維爾才是戴高樂的靈魂，如此言不謬，則龐畢度之被免職固然令人驚愕不置，但墨維爾之被任命，則應該是良有以也，順理成章的事。墨維爾與戴高樂的關係，建立於二次大戰期間，而其所以能深獲寵信，歷久不衰，終而更上層樓，原因不外二端：能够先承旨意，統籌策劃是為其一，近年來戴高樂若干重要策略之擬定，據云均出自墨維爾手筆，歐洲觀察家甚至認為，法國的外交，與其說是戴高樂的外交，毋寧是墨維爾的外交；其次，是溫良恭順，絕對服從，無疑有意再行借重這位前任外長的才具，實現其內部與革的願望。

又在法國當今政壇上，墨維爾與其前任龐畢度實為兩個迥乎不同的人。龐氏豪放不拘，言詞雋永，凡事講求原則，頗具名士風範，對上則直言不諱，甚至犯顏苦諫；而墨氏則外形冷酷肅穆，喜怒不形於色，更是「將軍」心目中一位「既能受命又能令」的最佳幹部。所以兩人的際遇乃有如此刻所能斷言。

一九四五年，奉召回國，擔任法國出席倫敦外長會議代表團副團長。同年十二月，復奉命前往華府向美國當局表明法國對德國未來地位問題的意見。

一九四六年，奉派為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司長，旋又升任為皮杜爾的外務次，隨同出席在巴黎舉行的「四強會議」。

一九四九年，以法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在華府參加北約組織的談判

並簽定北約。同時，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〇年並兼充法國出席聯合國代

表。一九五〇年，外放駐埃及大使。一九五四年，任法國駐北約組織常任代表。

一九五五年調駐美大使。一九五六年任駐西德大使。兩年之後，奉召回國出任第五共和法國首任外長。

墨維爾外貌冷漠，不苟言笑，絕不像一個上流社會中典型的法國人，倒有幾分神似英國紳士的作風。以此之故，在一般法國人民的印象中，這個態度冷淡、神情漠然的新總理，似乎是一個生活在遠離工作、薪資和高漲的物價這些日常事件世界中的冷血技術專家。戴高樂派在大選中贏得的壓倒性勝利，固然保證了墨維爾一時的票面價值，一旦目前這種節日性的氣氛淡去，墨維爾仍勢將受到密切的注視及無情的考驗。據一位了解法國政情的觀察家表示：「在戴高樂王朝中，沒有寵兒，只有潛在的代罪羔羊」，斯言信否，且待墨維爾今後在總理任內的表现為證。

家世·才智·成就

墨維爾於一九〇七年一月廿四日

的身份，在華府參加北約組織的談判

任內的表现為證。